

## ●风物笺记



## 本港带鱼

□王鸣江



“海鲜”一说，大约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起来的。真能称得上海鲜的，无非是要满足生猛与鲜活的条件才行。内陆城市能够吃到海鲜，完全是运输业大发展的福音。

沿海地区把新鲜海产加工后销售，谓之“海货”。去菜场路过水产店，总闻到一股浓重的咸臭味，令人掩鼻。古人所说“鲍鱼之肆”，不过如此。摊前摆着些盐霜簌簌的鱼干。这类水产店大多还有一个冰库，常年冷冻着带鱼、青占鱼、黄花鱼、鲳鱼之类。早年生活在内陆的人们，只有吃这些死鱼死虾的份。

带鱼可谓是此类海货中的大宗，是最平民化的海产。

在我家乡常熟，人们亲切地称带鱼为“本港带鱼”，仿佛是一门本家的旧亲戚。常熟人对于带鱼的热爱到了迷信的地步，吃带鱼非“本港带鱼”不办，简直成为执念。有人说应该称作“本江带鱼”才对。常熟话中“江”和“港”同音。“江”，当然是指长江。常熟位于长江岸边，距离出海口也相对较近，过崇明即进入东海。境内的浒浦等地很早以前就有渔民聚居，形成江鲜海产的港口集散地。可长江不产带鱼。带鱼是真正的海洋鱼类，无法在淡水中生活，称它为“本江”实在是不妥的。

“本港带鱼”这个名字，并不是常熟人对带鱼的专属昵称。太仓、上海、南通吕四以及浙江一些地方都这么叫。如果再把范围扩大些，上至黄海边的东台下至近处南海的厦门，民间都能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让常熟人难免有一些“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小失望，原来有那么多人要认它做亲戚。

究竟如何定义“本港带鱼”？人们似乎很难捋清它的真正来历，好比我们熟悉的一位朋友，却不知其身世底细一般，充满神秘。非要释名，窃以为“本港带鱼”指的是生活在泛东海范围内的一种具有小黑眼、老鹰嘴特征且肉质细嫩、油脂丰富的小型带鱼。

带鱼是中国四大海产之一，尤以东海出产最高，居各种鱼类产量之冠。按海域来划分带鱼品种，除本港带鱼外还有日本带鱼、韩国济州岛油带、大连“渤海刀”（渤海湾带鱼）、青岛小眼带鱼、吕四老鹰嘴带、舟山带鱼、南海珠带鱼、黄鳍带鱼等等。我国海域版图从北至南分别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各海域之间又没有装簖笱，谁也不能保证东海带鱼会游到黄海里去，再往上游到渤海里去，甚至兜一圈出国去了。当然南海带鱼是不可能游至寒冷的北方海域的。所以以产区海域来划分带鱼品种，是很难辨别带鱼们之间复杂的裙带关系的。好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因着地理的关系，形与质都有了不同变化。

带鱼是洄游性鱼类。洋流的温度、盐度以及食物资源、季节更替，甚至其自身的生殖属性都是带鱼洄游的主导因素，以此形成鱼汛。著名的东海舟山渔场冬汛，就是最具规模的带鱼汛。

东海带鱼按捕捞方式分为“网带”和“钓带”。网带指以渔网来捕捞的带鱼。网带以渔网的形式分为雷达网带鱼、拖网带鱼。所谓“雷达网”，有些费解。渔网一端用大铁锚固定在近百米深度的海底，以铁锚为中心，渔网随洋流旋转，此深海捕捞方式似雷达探测一般，这才叫作雷达网。雷达网所捕带鱼，因在网内互相擦碰挤撞，鱼身斑驳，银脂破损，有的甚至鱼腹穿裂，卖相难看，但味道确是一等一的鲜美，舟山人常以此津津乐道。雷达网带鱼属油带的一种。油带其实是有季节性的。进入冬季后，水质清冷会令带鱼的油脂更丰富，肉质更细嫩，即所谓冬带，是一年中最肥美的。拖网捕捞的方式很简单，顾名即可思义，无需赘述。我们心心念念的本港带鱼即以此捕捞方式而来。

品相最美的带鱼要数钓带。专业

的钓带海船都采用串钩排钓的方法，鱼饵则用秋刀鱼之类。海钓爱好者大多以近海海钓为主。钓手通常在夜间作业，灯光会吸引鱼群靠近，用船竿配合“天亚”或“铁板”来钓。我有几位朋友热衷于海钓，每年总有两次汛期出海钓带鱼。带鱼并非出水即死。钓出水面的带鱼浑身银光闪烁如同一柄电镀克罗米（镀亮铬）的长匕首，背部的透明的鳍则像蕾丝裙边一般舞动。摘钩时需极小心，不慎被带鱼的尖牙划咬，一定鲜血直流。我不止一次吃过朋友们捎回来的钓带。新鲜固然新鲜，但多为两指多宽的小带鱼，吃起来骨多肉少，和普通本港带鱼相比还是逊色不少。我甚至吃过一种叫作“黑牙带”的鱼，全身黑色，头部极似带鱼，一副穷凶极恶、睚眦必报的样子，简直是深海怪物。后来查过才知它的学名是黑鳍蛇鲭，根本和带鱼不沾边。

虽然没有口福时时吃到舟山雷达网带鱼，普通的本港带鱼却是再亲民不过。

我们这边的人喜做红烧带鱼或糖醋带鱼。不去头不刮银也不撕去背鳍，只斩成鱼段，将两面煎得金黄，加极重的酱油，还必不可少地搁入糖，吃口浓油赤酱，极费米饭。

近来我却愈发不待见我们本地的红烧。前些年吃一家台州馆子，席上

一道家烧的本港带鱼惊艳四座。浙江家烧做法，带鱼只略微煎一面，简单调味，酱油微微着色，盛在一只长条状的弧形带鱼盘里，真是美食美器，相得益彰，和闽地的“酱油水”异曲同工，自此始知家烧的妙处。

我小时候最馋的是一碗炖带鱼。旧时新鲜的本港带鱼并不易得，菜场能买到的只有冰带鱼。带鱼在汛期里捕捞回港后，有“江边人”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坊乡过镇，兜售各种江海鲜，有蟛蜞、鲚鱼干、小黄鱼、本港带鱼等。那个年代生活清贫，也没有冰箱，不能一下子买很多。难得吃上一次炖带鱼，很是解馋。如果隔许久没有吃到，猛然间会念起卖鱼人来，怎么那人好久没来了呢？甚至会想念起他的一声悠长的吆喝：“买带鱼，本港带鱼——”

炖带鱼是以前农村里一道难得的好菜。带鱼斩段，加入最简单的调味葱姜油盐，架在土灶的饭镬上去炖，饭熟鱼亦熟，又是“下饭利器”。那时的炖带鱼和现在馆子里做的清蒸带鱼基本类同。无论是炖还是蒸，可说是本港带鱼最适宜的做法。用“入口即化”一词来形容肉类、鱼类食物，是不符合真实口感的，但炖带鱼、蒸带鱼能当之无愧，其腴比得启东油浸带鱼，其嫩胜过家烧豆腐鱼（龙头鱼）。

炖带鱼是朴实无华的山歌。清蒸带鱼是简洁自然的风诗。

吃鱼时我最喜欢“抿骨头”。我吃带鱼，会将骨头抿得干干净净，甚至把脊骨嚼一遍才吐出，以至不经意间在宴席上出洋相。本港带鱼的脊骨，带着两排细密柔软的骨刺，像一把精致的梳子，或者说像奶奶的篦子。有一段时间里，流行吃远洋捕捞而来的洋带鱼。这种产于热带的近四指宽的大带鱼，有黄色的眼睛，肉质粗厚，能吃出“舍利子”。不知是不是带鱼得了骨质增生？我曾在一个海滨城市买过一件旗鱼骨制作的手串。我就突发奇想，带鱼的这个“骨瘤”是不是也能车珠子、穿手串？

我到现在还有吃带鱼头的习惯。尤其爱吃本港带鱼的眼睛。按照上海人的说法，吃带鱼眼睛明目。可惜至今仍是个高度近视的“半瞎”。现在做带鱼，好些人将它的“鹰嘴”（带尖牙的一部分）剪去，或者索性斩去鱼头丢弃，可惜。旧年时，可是连一截像壁虎尾巴一般的带鱼尾也不舍得扔的。

现在的食品供应空前丰富，本港带鱼早就不什么稀罕物，它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家常、草根，几十年来如同它飘带一般的身体贯穿在我们平淡的日子里，滋养无数江海沿岸的人们。

## ●诗歌

## 虞山，寄给孩子的轨迹（组诗）

□朱佳伦

## 乙巳深秋，访虞山网红石

骄傲的树枝抖落败叶  
那块石头守在路旁  
向破空而出的来人  
指认青天  
更多的石头挤向更远的高处  
逆着水流的方向  
深渊于静谧中坐定  
给出大大小小的坚硬  
接住衰败之物，照见宽阔

照见那块  
一生背身而上的石头  
和秋阳再无阻隔  
人间模糊不清  
民舍、船只……渺如蝼蚁  
三峰寺古楸树  
春风从不失约  
这不是古寺蹲守的缘由  
钟声不紧不慢，嫩叶竖起耳朵  
听泉水召唤候鸟

针叶林退位于阔叶林  
这个时节  
不适合显露锋芒  
你像烟花一般  
自地下喷薄而出  
在一场雨后  
用足够的滞空时间  
照亮人们  
来到这阔别已久的地方

## 破山清晓

不可能在空中留痕的鸟儿  
一个都未曾留下踪迹  
在密林中衔出光芒  
用转辗难眠的姿态  
将梦呓在清晨延续

掠过黄色的墙壁  
人间烟火鼎盛  
召唤一种习惯  
而那些阴冷的季节  
更只有他们，带着灰色的影子  
证明光的存在  
和空心潭相互凝视

深秋在虞山，  
走出一条兔子形状的线路

爬上熟悉的小山  
穿行在陌生的路径  
阳光透过密林  
公平地洒下来  
茶梅和三十年前一样  
不谙世事，我们

用脚步，用一半醒着的时光  
画出温顺的形状  
怀揣着半座家山  
秋已渐深，树叶和山石  
脉络都越发清晰  
那些跳动的红色  
是萧瑟里的温情  
而我们遥寄给孩子的轨迹  
和老地图一样，还是鲜活的绿色  
江南的春天的模样，就像  
他们的今天  
我们的昨天

虞山印社  
——西城楼阁怀古

虞山有暗红的质地

新的西城楼阁有旧式的箭垛  
秦汉的铁主动让出残缺  
都是暗暗的红  
曾经的锋利见过太多魂魄  
棱角像脚下的土一样日渐浑厚  
“塞上燕脂凝夜紫”  
薄刃和箭簇穿不透这里的风  
就留下，让筋骨  
多一重纵横，多一重交错  
每一次短兵相接  
都结出无数红豆  
“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  
相忘”



第2553期

## ●稻陌拾秋

## 外婆谣

□长安

2020年12月12日，是个难忘的日子。

彼时我正参加一个改稿会，忽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是外婆走了。

一阵悲痛袭来，挂下电话便直奔外婆家。

外婆安安静静地躺着。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只有眼泪不停地奔涌。

外婆呀，我亲爱的外婆。

外婆是我生命中最慈爱的礼物。

她一生隐忍，听母亲说，外公年轻时脾气很爆，遇到事情时，就会把所有火气迁怒于外婆，但外婆总是默默忍让，所以他们不会吵架。倒是母亲经常看不惯，挺身而出维护外婆。“二垃圾”果然难对付！但外公有个优点，十分疼爱孩子，家中五个子女，他从不舍得责骂。所以相较于外公弟弟一家老的小的总是吵吵闹闹，外公虽然脾气火爆，但家庭中夫妻和睦，子女和乐。

我想，这大部分得归功于外婆的智慧。

母亲属于五个子女中嫁得离家最远的一个，骑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现在来看，这点距离实在算不了什么。

小时候去外婆家，要么跟着爷爷奶奶步行——爷爷和外公是好友，因此给爸妈定了娃娃亲，要么父母用自行车送我去。每次在去往外婆家的路上，我总是心生雀跃，似是去远方远行。

关于外婆最久远的一个记忆，是在四五岁左右。被父母送到了外婆家，白天人多热闹，一到夜晚安静下来，我就开始想家。我从小就是个认生认人的孩子，这一点到如今依然没有改变，在陌生的环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

那一晚，外婆和我住在猪圈里，老母猪要生产了，需要人在旁边待着。模模糊糊地记得，我们睡在干稻草上，我因为想家一直在闹腾，睡睡醒醒哭哭，哭哭睡睡醒醒。

外婆那一夜也没睡好。她一会儿起

直哼哼，外婆就会去搭把手。还要帮助小猪仔吃奶，把它们一个个捧到母猪身边，找到奶头，它们便唧唧唧地吃起奶来。

外婆还要照顾一个唧唧唧唧的我。我一闹，她就抱着我，拍拍我，哄着我，她说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就像一首好听的外婆谣。

大舅曾有过两个夭折的孩子。一个生下来就没了气息，一个非常可爱，但是在两三岁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意外。

父母接到噩耗，把我从学校接了出来，直奔外婆家。那时我还不懂事，第一次被父母中途来学校接走，内心还有种

出游的雀跃。

直来到外婆家，唢呐的悲音露出生活的狰狞与惨烈，我看到外婆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对着天空在呼喊：“为什么不是我呀？为什么不是我！”

第二次听到外婆如此的呼喊，是大阿姨的意外去世。

那也是一个寒夜，我在睡梦中被隔壁母亲的失声痛哭惊醒。“大阿姨没啦！”从那以后，我对夜晚的来电，总有一种紧张感。

我拖着年幼的女儿，带着母亲，在凌晨的寒风里一路驱车。

又是唢呐的悲音。

唢呐，大概是所有乐器里最不受我待见的了。

大阿姨是外婆的长女，就嫁在同一个村里，端个饭碗过去还执着的距离。

大阿姨的公婆早逝，之前外婆总是去帮着搭把手，或是家里的农活，或是帮着照看两个儿女。外公去世后，因为大阿姨每天过来，闲聊三两句，有了知冷知热的女儿，外婆的生活也不算冷清。

外婆闭着眼睛，半抬着头，喃喃地呼喊着：“为什么不是我呀？为什么不是我！”

我无言劝慰外婆，只能陪着她一起流泪。

时间默默消化一切。悲伤结痂，记忆封存。我们去看望外婆时，从来不会讨论大阿姨的话题，但我们知道，大阿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大阿姨离开后，每个月我和母亲都会去探望外婆一两次。我先从市区驱车回老家，接上母亲，再赶差不多一个市区的路程，去到外婆家。

有时候，因为一些事情，间隔的时间长了一点，外婆就会打电话给母亲：“你不要想我啊，我很好。”

然后母亲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就会提前安排处理好各种事情，周末带着母亲去看外婆。

外婆看见我们，总是很高兴，她会问我们的各种状况，我们总是挑高兴事说给她听。外婆也讲开心的事情给我们听。

有一阵子，大舅出国避债，曾经也算事业有成，却因迷恋赌博，失去了一切，还背负了沉重的赌债。

那段日子，我们特别担心外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音讯不通的大舅的状况如何，但为了外婆，我们小心翼翼地挑选着合适的安慰。外婆尽她一切可能在打探大舅的消息，凡是村里跟大舅稍有联系的人，她都会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前去了解。在众人的只言片语里，她自己编织着大舅的行踪地图与生活状况。

外婆的生活空间十分逼仄，一间小小的空间是她的整个世界，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母亲给她买了一台收音机，估计也难得使用。我不知道外婆是怎么度过那些漫漫长日的。

每次母亲想接外婆去家里住一阵子，外婆总是拒绝。她不放心大舅一人在家里。小表妹很争气，尽管高考前大舅出了令她蒙羞的状况，她还是坚强地考取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小表妹一直乖巧可爱，她没有说过一句责怪父亲的话语，大舅妈也独自承受着大舅留下的一切。大舅妈没有了从前的骄傲，低下尊严，去找了一份工厂保洁的工作。

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其实大舅并不需要外婆的陪伴，她有自己自封的世界。但是那几年，漂亮的的大舅一下白了头，脸上也爬满了皱纹。她表达愤怒的方式，就是在大舅的姐姐们面前痛斥大舅，大家都默不作声。我那“二垃圾”母亲又出头，为自己心目中的好弟弟作着辩护。

每次回程路上，我都会跟母亲反驳，认为大舅不值得她如此袒护。直到有一次母亲来了一句，“你说外婆会怎么想。”我竟被她说服了。但我知道，母亲心里，一直偏爱她的大弟弟，就像她知道，我的心里偏爱着外

婆。

我们每次去看外婆，每到傍晚时，她总是说：“天黑了，早点回去吧，我不留你们晚饭了。”我知道，外婆在心疼我，知道我得先把母亲送回去，再回自己的家，七弯八拐，大概得有一个多小时车程。

但我们都总是坚定地选择留下来。母亲麻利地处理好带来的食材，不一会儿便可开饭了。外婆平常不和大舅妈一起吃饭，外婆坚持自己起灶，她觉得这样大家都方便和自在。每次我们去了，大舅妈在母亲反客为主的招呼下，都会过来与我们一起吃晚餐。

母亲每次去时，都会打电话给小阿姨，让她一起过来。因此每次去时，外婆就会显得格外精神，总是笑眯眯乐呵呵的。

外婆一直活得很通透，她不像母亲那样爱说话，什么事情都挂在嘴边。昨夜呼呼，她是看在眼里不说透。

我生了女儿之后，女儿的奶奶还有一年才退休，我母亲不舍得放弃她经营的小店，于是外婆被请过来帮我带了一年的小孩子。

那一年里，她见证了我所有的酸甜苦辣。外婆不会轻易评判任何事，她不会责怪任何人，她只是看到我把自己关在小书房时，会带着女儿前来敲门，让女儿的童稚之音给我带来安慰。

她在母亲